



许廷旺《28天的坚守》：

# 以少年的赤诚守护可可西里

□周长超

近日,收到了许廷旺的新书《28天的坚守》,我迫不及待地读完,为其复杂深沉的精神气韵所打动。这部儿童小说与最近热播的影视剧《生命树》皆是取材于青海可可西里反盗猎的真实事件,讲述几代人接续守望、誓死捍卫生命秘境的感人故事。因受众不同,《28天的坚守》具有鲜明的儿童性,更加侧重于生态启蒙与成长叙事。这部小说巧妙编织了“荒野求生”与“缉捕盗猎”双线并进的叙事脉络,一边是大自然严酷法则下的极限挑战,一边是人性贪婪与正义良知的激烈博弈。两条线索交织缠绕,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同时,小说也融汇了雪域高原苍凉之美、少年成长阵痛、家族温情等多种元素,呈现出一种立体的、多维度的精神气象。

故事的开篇写到少年丹珠找马山泉要被强占的藏刀时的怯懦心理。这看似杯水车薪,实则是小孩子内心世界的一场飓风。为了筹钱赎刀,丹珠曾闪过偷窃皮张的念头,回家后拿走了阿妈拉珍珍视的银戒指,准备去变卖。恰逢雪顿节,丹珠直奔集市,偶遇马山泉,目睹其偷窃汉族阿姨的白面饼。这也激起了丹珠的正义感和勇气,他打算直接追讨藏刀,而追上后却发现马山泉将赃物装入一辆越野车,驶向可可西里方向。两个孩子的命运因为一把藏刀剑拔弩张,也将在荒原上持续纠缠。

儿童文学可以用文字捕捉那些幽微的内心的挣扎、撕裂与重建。许廷旺在小说开篇部分,不惜笔墨刻画丹珠情绪变动的曲线,从被欺辱的愤怒,到产生偷窃念头时的战栗、羞愧,再到拿走戒指后的紧张恐惧,以及目睹马山泉恶行后的勇气。例如,丹珠望着店铺中的牦牛皮生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这个想法像灼热的阳光烘烤着丹珠,他浑身战栗不止,使劲咽下一口唾沫,稳了稳神,但想法依然灼烫,目光始终锁定在牦牛皮上”。这里作者并没有挑明这个想法是什么,通过文字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少年在道德边缘行走时的内心煎熬。

可可西里为童年书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极具张力的“边际空间”。丹珠与乔珠藏在阿金的皮卡车上来到了可可西里腹地。为了避免可能遇到的更大的危险,阿爸贡那仁泽决定将丹珠与乔珠留在帐篷里等待他们一行归来。到了这里,脱离了父母庇护,童年的率性与灵动必须与荒野的法则相碰撞、相融合。小说文本就是凭借着儿童敏锐的感官与率真的情感来进入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他们在荒原上耗尽了给养,通过挖藏麻、捕猎等方式寻找食物,他们与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互动,这个过程充满了儿童特有的共情与想象,彰显了人与动物之间更多的共通之处。比如,在梦中,贡那仁泽与孩子交流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伙伴与伙伴之间的感情,哪怕不用言语表达,也能心领神会。高兴时,可以歌唱;忧愁时,可以倾诉;伤痛时,可以相助……”由此,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观在孩子们心中重建。这些动物们也在陪伴、安慰着两个孤独的孩子。丹珠和乔珠在自身困厄的境遇中,倾尽全力救助一只受伤的藏羚羊,将自己视若珍宝的“曲拉”喂给朵儿。这个情节预示着两个孩子从懵懂的“被保护者”到自觉的“守护者”的转变,是自然的辽阔与荒原的苦难赋予他们的粗砺的精神食粮。这种感知方式、互相陪伴帮助的深厚情感与羁绊模式,天然地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将儿童置身于一个万物有灵、彼此关联的生命网络之中,传递出平等、尊重与互助的生态文明理念。

极限情境往往会带来对人性更加炽烈的淬炼。马山泉陷入了沼泽地,向丹珠求救,丹珠和乔珠毫不犹豫地把他救出来,还给他准备了热腾腾的炒面糊。那一刻,两个孩子本身也正处于“弹尽粮绝”中,但他们没有任何迟疑,将赖以活命的口粮给了一个曾经强占自己藏刀的孩子。从故事开篇



《28天的坚守》,许廷旺著,青海人民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6年3月



《28天的坚守》插图

至此,马山泉都是一个“坏孩子”形象,如果按照理性逻辑判断,丹珠在救人之前应该会有一次利弊权衡。然而,他们以一种“非功利性”的善意,以一种近乎本能的悲悯,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一个鲜活的生命。沼泽地似乎也被设置成涵盖更多社会意味的隐喻,象征着马山泉这个孩子进入了一片无法挣脱的“道德迷失”泥潭。或许是作者刻意安排,马山泉陷入沼泽之时,也是阿爸贡那仁泽在与盗猎团伙激战中中枪牺牲的悲壮时刻。这也意味着,马山泉可能是杀害藏羚羊、杀害阿爸贡那仁泽的同谋。他陷入沼泽中奄奄一息时的污秽、虚弱,也是他人性污秽、虚弱的时刻。从精神层面而言,是丹珠、乔珠兄弟挽救了他。

马山泉看似是与丹珠、乔珠兄弟处于对立面,实则互为镜像。“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在彼此的凝视与互动中,他们在绝境中实现了自我的精神拔节。马山泉陷入精神迷失,代表着那些被利益裹挟、被欲望驱动、丧失了纯真童年的少年形象。他曾经强取丹珠的藏刀,偷窃食物,跟随家人猎杀藏羚羊。在陷入困境得到无私救助的时候,在面对曾经被自己霸凌的同学的时候,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动,蒙尘的、混沌的良知被重新唤醒。马山泉将藏刀物归原主,归还给丹珠,“像卸去了重担,长长地舒了口气”。至此,藏刀的叙事形成了完整的闭环,马山泉主动归还赃物,是对过往的羞愧与忏悔,也放下了内心的傲慢与贪婪,意味着他从沉沦到觉醒的自我救赎。

硬币的另一面是,丹珠、乔珠兄弟也在这面镜子中,磨砺、确认并升华了自我的精神力量。一开始,丹珠对马山泉

心存怨气、畏惧,执着于换回或者索回藏刀,这是一种带有孩子气的、谋求自证的成长诉求。然而,当面对一个虚弱、无助的少年,丹珠心中的怨恨如烟云般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与救助藏羚羊一脉相承的、胸怀宽广的悲悯。取回藏刀之后的淡然,也意味着丹珠已经摆脱了自证的执念。在此意义上,救助藏羚羊和救助曾经伤害自己的马山泉,二者共同拼接呈现出丹珠、乔珠兄弟“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生命关怀。这两组少年彼此映照,相互成全,构成了一种动态的互文关系。马山泉的“失足”反衬出乔珠、丹珠兄弟的“坚守”,而丹珠、乔珠兄弟的“坚守”又挽救了马山泉的“沉沦”。

小说结尾处,作者采用了一种极具电影质感的“蒙太奇”手法,时间飞速切换,“贡那仁泽牺牲三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这种非连续性的时间跳跃,制造出巨大的时空张力。“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让个体的行为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认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镜头的视野扩大到了更为辽阔的人类世界。三十年后,丹珠与乔珠的身影出现在了保护站,在他们带来的物资中,有阿妈拉珍、妹妹翁姆以及妻子准备的衣物、食品。这个细节,旨在把坚守的参与者囊括到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去,也是再一次重申,这份坚守从来都不是“孤勇者”的独角戏,而是全民参与的英雄史诗。虽然贡那仁泽已经缺席,但他的精神却一直存在。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因为他们都被镶嵌在了国家生态保护的宏伟蓝图之中。(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 ■关注

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与接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同时,公共舆论场中围绕某些儿童文学作品是否涉及色情、暴力、不良暗示或过度商业化等问题的讨论亦不绝于耳。若将视野展至更早的历史阶段,诸如麻雀、老鼠等是否适宜作为正面形象进入童话、王子与公主的爱情叙事是否会价值误导、“鸟言兽语”的童话对儿童成长是否有益等议题,更不时出现。究其根本,上述争议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困境:我们究竟应依据何种标准来判定儿童文学的优劣好坏?因此,从历时与共时的维度厘清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不同形态,解析每种形态存在的必然性,探寻那些具有延续性的共同要素,便成为儿童文学价值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一背景下,学者李利芳的研究专著《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研究》应时而出。该书以“价值论”为理论视域,系统探讨儿童文学价值的生成机制与实践逻辑,研究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价值关系的建立,试图从根源上厘清儿童文学艺术价值的本质及其实现过程,进而构建一个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效能的阐释框架,以回应社会大众对儿童文学的种种困惑与质疑。

如果说儿童文学传统研究聚焦的是“儿童文学是什么”的本体论追问,而价值论视角的引入,则将批评焦点转向“儿童文学如何存在”“儿童文学应当如何”“儿童文学写得怎样”以及“儿童文学如何产生价值、怎样发挥功用”等核心议题,辨析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教学与接受等多元活动中所蕴含的价值关系。很显然,李利芳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对儿童文学价值本质、构成及其特性等基础理论研究予以补充,也为当下日益复杂的儿童文学生态提供必要的价值引领。应当承认,这一研究课题本身具有相当难度。作者迎难而上,直面当下儿童文学批评“乏力”“不在场”的现实困境,试图通过细致甄别儿童文学究竟“对谁有用”“有什么用”“用多大”以及“如何才能有用”等根本性问题,为批评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支撑。

该书围绕儿童文学价值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内涵展开论述。前三章分别聚焦“儿童文学价值形成及价值实现机制”“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以及“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之内的批评理论”,认为“儿童主体需要被作为尺度”是儿童文学价值赖以形成的逻辑前提。专著通过钩沉历史总结出我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发展的主要形态,重点梳理了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认知诗学以及生态批评与媒介环境学等理论批评方法的学理逻辑,为全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第四章“儿童文学‘评价标准’研究”是此书重点,亦是最能见出作者学术功力和智慧的部分。作者立足中国百年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整合研究百余年来儿童文学评价标准的思想成果,在此基础上主张中国特色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建立要贴合当下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以“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高度统一为根本价值尺度,将“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作为评价标准。该书第五章“基于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理论的批评实践研究”是作者检验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有效性的实践行动,既直面现实问题,也反思批评实践的适用性。作者选取曹文轩的《草房子》、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王立春的《儿童诗》以及汤汤的本土童话等作品作为分析对象,涵盖儿童文学的主要文体及新世纪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彰显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与独特的审美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研究》并未试图包揽一切问题的解答,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将诸多富有学术潜力与现实意义的话题留给学人思考。譬如,如何建构东方儿童文学美学标准、东西方儿童文学之间如何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互鉴等,为学界后续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专著搭建的价值体系框架未必尽善尽美,还需要在更广泛的批评实践中接受检验。在我看来,这本书更像是一份盛情的学术邀约,邀约儿童文学研究同仁共同进入儿童文学的价值深处进行思考,将这份有意义的学术工作细致而扎实地做下去。(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辽宁文学特聘评论家)

## ■短评

# 做那个跳上鲸鱼背的孩子

——读盘晓昱童诗集《一头鲸鱼游过脑海》

□陆辉艳

《一头鲸鱼游过脑海》是儿童文学作家盘晓昱的一本童诗集,诗句充满稚趣与想象力。盘晓昱将儿童喜欢天马行空的幻想和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特点呈现在每一首诗中,用敏锐的触角探寻儿童脑海中想象的众多“鲸鱼”,带领读者去探索人类大脑那片神秘、深邃、创造无限浩瀚海洋。

人的大脑比一个神秘的宇宙,它意味着想象力和诗意的无限可能。“鲸鱼游过脑海”这一超现实主义意象正契合孩子灵动的想象世界。儿童对动物伙伴有天然亲近感。在这首诗中,“鲸鱼”被赋予了语言和情感能力,它对孩子的邀请,使得抽象思维被具象化为一场海洋冒险,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跃然纸上,被隐藏的丰富的儿童内心世界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仿佛我们就是那个跳上鲸鱼背的孩子,还给他准备了热腾腾的炒面糊。那一刻,两个孩子本身也正处于“弹尽粮绝”中,但他们没有任何迟疑,将赖以活命的口粮给了一个曾经强占自己藏刀的孩子。从故事开篇

在成人的观念中,盘旋于大海之上的海鸟,是在等待猎物的出现。而在儿童的眼中,它们却怀揣悲悯之心,因为“它们答应了/小小银鱼的妈妈/要把它带回家”(《小小银鱼》),这便是有别于成人认知的儿童感觉。对儿童感觉的发现与理解,意味着不居高临下,不将儿童置于简单的被教育者的角色,而是从儿童对世界的感受出发,站在儿童的视角,让自己变成孩子,才能真正看见和理解孩子。盘晓昱无疑准确地抓住了这种儿童感觉,并将儿童对生命的同理心投射在他看见的事物身上:“帮爸爸分捞着鱼的我/不知所措/哪一条才是/要被送回家的/小小银鱼呢”(《小小银鱼》)。又比如,野外的一株灯笼草,成人可能会想到它可以作为药材。在盘晓昱的诗中,孩子却是这么想的:“小小的灯笼草/举着小小的灯笼/谁来帮他/点亮灯笼呀”(《举灯笼的灯笼草》)。同样地,太阳落山不再仅仅是自然现象,而是孩子心安安的一个朋友:“太阳不小心落了下来/被大山一口吞掉了/我急切地对山谷喊:/求求你,放了太阳吧”(《救太阳》)。这是多么纯真的童心啊!盘晓昱内心必定也住着一个澄澈的孩子,才能听见儿童内在的这些声音,并借助纯净的语言将它呈现



《一头鲸鱼游过脑海》,盘晓昱著,广西教育出版社,2026年1月

在读者面前。在《魔术》中,盘晓昱将母鸡孵小鸡的过程通过孩子的语言说出来,幽默风趣,生动形象,充满画面感:“鸡妈妈太粗心/她把鸡蛋坐破了/我难过地哭起来/一只小鸡从蛋壳里钻出来/叽叽地叫了几声/这是一个怎样的魔术呀/鸡妈妈早该告诉我这一切”。

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六岁之前的孩子处于感官探索的阶段,由于逻辑思维能力尚未完善,主要通过感官体验去认识和发现这个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不同,他们的感官世界更多的是感性化和主观化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是生活在想象世界中的,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可以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来回切换,自由穿梭。他们感受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是没有经过规训和教化的。

儿童与成人眼中的世界天差地别,是因为角度和方式不同。“只要用一片小树叶/遮住眼睛/就能

让全世界都看不见我//只要我捂住耳朵/所有的声音都会绕道走”(《另一种游戏》)。“一叶障目”和“掩耳盗铃”可能是儿童天性使然,他们一遍遍地用这种稚拙的行为去试探和了解世界。当我们试着用儿童视角去看万物,会发现这世界如此有趣:“只要我退步走/路边的花草草/就会竞相地朝前面奔跑//来一个倒立姿势/大地变成天空/我正在把地球缓缓托起”(《另一种游戏》)。当你倒退着行走,身边的事物却在往前;将自己倒立过来,会感觉到地球正被自己的双手托举……如此奇特的想象,既有童趣,也有诗意的平衡。

诗集也蕴含着对世界的哲理性思考,如“我有一座花园/里面种了各种花/种了风、阳光/自由和寂静”(《我有一座花园》)。在这首诗中,盘晓昱构建了一座承载生命、记忆与自我探索的内心的隐喻花园,将成长、死亡、自由等命题轻盈化解于花开叶落之间,既是对儿童生命教育的温柔启蒙,也为成人提供了一面映照初心的镜子。在《窗里窗外的国王》中,能看到儿童与成人的对视:“窗外有位高贵的国王/正对着窗玻璃/整理他的胡须/鼓腮帮、努嘴唇/他的仪态/跟小丑差不多/我在窗内对着窗玻璃/每天练习挤出一副笑脸/我是小丑国的国王/窗内是我最广袤的国土”。窗里窗外看似两个世界,“窗”是连接成人社会与儿童世界的桥梁。透过这扇窗,窗外的“国王”近乎滑稽的表演显出一种荒诞,而窗内的小丑反而成为一种真诚的存在。“最广袤的国土”是想象力构建的精神王国,暗示儿童在现实规训中守护内心自由的智慧,近似于理解儿童世界的诗性寓言。

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说:“想象力是一种力量,它让我们在反常中感知正常,在混乱中感知秩序。”读盘晓昱的童诗集,就像经历一次次想象的奇幻之旅。他站在儿童的视角去想象,去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纯粹和神秘,所展现的也正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内在清澈的样子。这样的纯粹与清澈,不仅仅赋予儿童以启迪,也给予成人内心以光亮和力量。(作者系青年诗人)

## ■插图欣赏



《英歌逐梦》,李尧 著绘,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25年12月